

近日,收到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编辑寄来的“夜光杯”文萃新书《我常常想起一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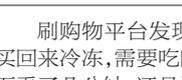
无尽的情缘

梁波罗

书中也收录了我的文章《梅香淑韵》,真感谢晚报对我的关心、关爱和关照,“夜光杯”有那么多优秀的文章,还将拙文收录进来,实不敢当。

收到这本书,令人眼前一亮,相较前几年《爱夜光杯 爱上海》的那几本,我觉得这两年“夜光杯”文萃的装帧有了一些变化,这种变化在去年的《岁月未蹉跎》尤为明显。这两年开本比以前大,封面呈现一幅画作,非常清雅、温馨,比较亲民,同时也兼具着浪漫和理想,令人有阅读的欲望。

“夜光杯”新书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暨读者作者见面会,是晚报“夜光杯”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。今年夏天特别热,热的时间又长,举办如此规模的盛事实属不易。我虽未到现场,但我看了“夜光杯”编辑写的报道文字及视频,那天晚上出席的叶辛、奚美娟、童自荣、骆玉明等名家都是“夜光杯”的作者。报道非常详尽,读后令人感同身受,作者的诚意奉献、编者的苦心求索,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理解和赞誉,三者皆大欢喜,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,祝贺晚报,祝贺“夜光杯”!那一晚,连热浪都裹挟着书香,弥漫在申城的夜空。



对于“夜光杯”来说,我一直是兼具读者和作者的身份,读者成分更多一点。数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“夜光杯”的发展,在我的书橱里永远留给“夜光杯”一定的位

置——不管其他书籍以及时

代怎么变化。这些年我为“夜光杯”偶尔写点文章,“夜光杯”出书,我也经常忝列其中,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我已经收到、珍存了七本“夜光杯”文萃,不时翻阅,仍觉常常读新。

“夜光杯”文萃新本是从2017年开始做起的。非常喜欢这些弘扬真善美的文字,在信息时代,每当读到心仪的文字,总会情不自禁地转发给亲朋好友,传递美好。有几次,我拉上女儿、外孙女儿,祖孙三代将“夜光杯”发表的文字作范文,择其优劣展开讨论,从而提升各自的写作水平,真是其乐融融,受益无穷。可以说,“夜光杯”是我们身边无形的语文教师。如果说晚报上这些曾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文字,是每日流经家门的涓涓细流,那么如今汇聚在一起了,它们欢快、轻盈地流淌着,并迸发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……

我一直记得林放(《新民晚报》老社长赵超构的笔名,编者注)先生讲过一句话:“副刊是休憩散步的处所,也曾是许多青年作家锻炼文笔的园地。”我经常在这处所流连、漫步,不时码字练笔,获益匪浅;我希望更多的朋友,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,通过“夜光杯”所给予的启迪,能纷纷拿起笔来,写出你独特的感受,也许你会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!

对于默默支持“夜光杯”的我,我一直保持着对这座文字花园的敬畏和挚爱,这份情愫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建立了;转眼65年过去,世事变迁,沧海桑田,我也由青年渐入垂暮之年,却始终对此保有不变的热忱。我想,这正是基于我与“夜光杯”有着无尽的情缘。

单位有一块空地,栽着樱花树、桂花树,还有几棵桃树、李树。门卫老丁值守之外,还给樱花树、桂花树等施肥、浇水。

老丁是退伍军人,爱人做保洁,一双儿女已成家立业。他岳母八十多岁,老丁夫妇俩照料她,有时用轮椅推着她到社区广场转转,看人们跳广场舞。

老丁主动用小型农具把空地翻耕出来。每年新年过后,他便开始做种西瓜、香瓜的前期准备。三月底四月初,开始施肥,用的是他专门收集的农家肥;之后育苗,细致地用地膜覆盖保墒防冻。

1929年,我出生于扬州。9岁那年,战争的阴霾彻底笼罩了这片土地,父母带着全家老小踏上了逃难之路,从扬州东乡的宜陵到麻村,一路上风餐露宿,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。

1939年到1940年,大姐和父亲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、新四军,投身抗日的烽火洪流。母亲则带着我们六个儿女,跟随新四军队伍四处游击,躲避敌人残酷的“清乡”和“扫荡”。

1943年春,盐垦中学在战火中艰难诞生。我和二姐满心欢喜地来到这里,仿佛在黑暗中寻到了一丝曙光。学校借用鼎丰公司的房屋作为校舍,距离敌人的据点大中集不过十多里路,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在这里,我遇见了一群照亮我生命的老师并入了党。语文兼音乐老师是从南洋归来的华侨,他的小提琴总是擦得闪亮。每当夕阳西下,悠扬的琴声便会从他的房间飘出,那旋律仿佛有魔力,能点燃每个人心中的热血。英语老师是位留学归来的才子,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多国语言。他站在讲台上,用流利的英语讲述着外面的世界。数学老师身穿素雅旗袍,来自上海大世界。她讲课时,粉笔在黑板上轻快地跳跃,将复杂的几何图形和公式,讲解得通俗易懂。父亲作为校长,不仅要操心学校的大小事务,还亲自教授我们美术课。

经过老丁几个月浇水、盘藤等辛勤劳作,瓜熟蒂落,他采摘一些放在门房里,同事们都可以尝鲜,也可到地里自采,从来没有收过一分线。他说不过费点力气,花不了什么钱,自己有的是力气。

干旱时,大清早,老丁拖着长长的水管,一棵树一棵树地浇透。梅雨季,有的树因浸泡而歪斜,老丁用树桩拉固定,一身汗一身泥。老丁从没有抱怨过,默默地做事。

每当樱花满园、桃李争妍,瓜果高悬、丹桂飘香时,个子高高的老丁忙碌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,挥之不去。

开学半年后的一天,紧急情报传来:驻扎在大中集的伪旅长谷振之发现盐垦中学是共产党办的,准备派兵来袭。当晚,除了少数同学无奈被疏散回家,一百多位师生毅然决定南迁。月光下,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,排成蜿蜒的队伍,悄无声息地出发了。露水打湿了裤脚,泥土沾满了布鞋,但没有一个人回头。第二天,传来消息,鼎丰公司被敌人付

真倾听要求入党同学的心声,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,坚定理想信念。

夏令营结束前,临时搭建的简易礼堂里,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铿锵有力的人党誓言回荡在每一个角落。

夏令营结束后,许多同学报名参加新四军,我和二姐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。我参加了部队文工团,当时的文工团要上火线,要救护伤员,还要开展各种文艺活动,做群众工作,等等,行军、打仗都离不开文工团。有一位女同学穿着时髦的旗袍,既睡不惯学校的芦苇床,也吃不惯粗茶淡饭,零食更是不离口,可她的决定却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她剪去长发,换上朴素的军装,眼神坚定地对我说:“我要和大家一起打鬼子,保家卫国!”我们踏上了征程,从江北到江南,连续行军一个多月。

每天,当夕阳西下,我们便背着沉重的行囊出发,踏着月光,穿过田野,翻越山岭。脚底磨出了血泡,肩膀被背包压得红肿,可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。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,我们相互扶持,共同成长,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祖国。

同乡入伍的背影灼烧着被婉拒的我,一个无声的誓言就此烙入骨血:我一定要成为新四军的一员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亲历抗战 责编:刘芳

孙家琮

之一炬,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,可我们心中的信念之火,却燃烧得更加旺盛。

1944年暑假,苏中二专区的二联中、盐垦中学联合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夏令营。这对我来说,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时光。

我加入了歌咏组,每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河面上,我们便开始训练。《新四军军歌》《新四军万岁》《收获的天》,每一首歌都承载着我们对胜利的渴望、对祖国的热爱。

作为盐垦中学的学生党员,我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。党组织教导我们要做群众的知心朋友。晚饭后,在乡间小路上,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身影。党员和想家的同学谈心,抚慰他们的思乡之情;鼓励怕苦的同学坚持下去,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;认

裁缝师傅杨格里跟我有点顶真——关照过你,不要写我。你不听,偏要写,一篇接一篇。你晓得吧,《新民晚报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海外版。这里的晚报,第二天在海外的上海人就看到了。伊拉天天要看晚报的,几篇看来,就晓得那个裁缝师傅是啥人。老上海出去的女人,一看就懂。

事情的起因是,某日,天气还好。午间,去看杨格里,想去面馆一道吃碗面。裁缝铺的门虚掩,留半尺余口子,有点不同凡响。向里探视,见一女子背影,端坐于台前,一侧缝纫机,对面杨格里,踩缝纫机,轻手轻脚。不影响对谈。退避几步,旁人讲,有啥事体明早再来。不由得好奇心起,驻足弄堂口,一根香烟的时辰,快递飞驰而至,小哥熟门熟路,直奔裁缝铺门口。普通话唤道,快递;里向应声,经半尺门缝取之。那食品包装袋上有“王家沙”字样。想必是馄饨小笼。胃口蛮好。再点两根香烟,里向的人食已果腹,外面的人饥肠辘辘。就见裁缝铺大门洞开,女子出得铺子,开口一句上海闲话——杨XX,上海的热天,哪能越来越热了,老早好像没有这样热啊!杨XX应声——毛主席老早就讲过,太平世界,环球同此凉热。

杨格里看见我,手指了我一下,明早过来一趟,有话跟你讲。那女子看我一眼,不认得,就省了招呼。女子上了年纪,十足上海女人做派,手里一把苏绣折扇,小巧精致,指尖捻开扇面,轻摇几下,香风淡雅;手腕上,竟戴着老式宝石花机械女表,金黄色款;

那个中学女同学,与杨格里其实没有多少交集。那个年代,中学男女同学彼此都不说话。更谈不上独处。女同学家里生活有点难过,是因为特殊年代,有“海外关系”。女同学和唯一的弟弟都在读中学。某年冬寒,家里没有足够的御寒冬衣。弟弟冷,姐弟俩在家里翻箱倒柜,寻到祖上留下的几件老式西装。毛料的。眼睛一亮,想到家里开裁缝铺的杨XX同学,硬了头皮请他帮忙,将老式西装改成学生装。

那个年代,上海有很多家庭留有老底子的西装,穿不出去,遂改成立领学生装,穿在里面,外面套件中式罩衫,或者中山装,用以御寒。老式西装做工讲究,线条硬朗,要改成立领装——杨格里说起来有点兴奋——把西装的领重新设计为立领,材质不变,要紧的是领口要竖起来,贴合脖颈;一边用手

瞬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。杨格里随手锁了裁缝铺的门。今天彻底歇业。遂与女人同行,手里还没忘记拎着“王家沙”包装袋的干湿垃圾。

不晓得他们要去哪里。第二天,杨格里就对我埋怨。你说烦吧。中学女同学,三十九年前去了美国,根本没有什么联系。看

他们约好,在西康路安远路邮局门口碰头。一个多月前,一个冬天的傍晚。邮局里人来人往,邮寄包裹;如此,手里提个包裹,即便被熟人撞见,也有许多托词,总比在电影院门口、街边小花园里被人看见要好。几天前,他们就在此碰面,杨格里取来老西装。

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跟异性约会,只记得天冷得不得了。两人再见面,老地方,包裹交还女同学,想到女同学穿得单薄,这改成她的男装,是给她弟弟的,心生怜悯。

杨格里摸一下裤袋,还有几毛钱,爷娘关照,需要的话,送同学回家买车票。24路电车。女同学说要走回家。分头走,不要被人看见。杨格里就在分手前,到江宁路海防路口的王家沙,请女同学吃了碗馄饨,余下的钱买几个“老虎脚爪”送她。

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上海少男少女的故事。他们就此没有任何联系,甚至私下没有再说一句话。现在晓得,女同学后来移居海外了。家独居后门牌三上三下弄堂房子变卖。杨格里说,女同学离开上海的时候,她脑子里上海只有锦沧文华、国际贵都、华亭宾馆开着。还有就是“王家沙”点心店。24路电车还在。杨格里叫了“王家沙”的外卖,算是纪念。

杨格里说:我又不好把她带到家里去。你说是吧。女人的事情,不好多想;想多了,心里会有点烦。跟你讲讲,讲过就算完结。

程小莹

上海裁缝师傅(之八)

裹取包裹;如此,手里提个包裹,即便被熟人撞见,也有许多托词,总比在电影院门口、街边小花园里被人看见要好。几天前,他们就在此碰面,杨格里取来老西装。

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跟异性约会,只记得天冷得不得了。两人再见面,老地方,包裹交还女同学,想到女同学穿得单薄,这改成她的男装,是给她弟弟的,心生怜悯。

杨格里摸一下裤袋,还有几毛钱,爷娘关照,需要的话,送同学回家买车票。24路电车。女同学说要走回家。分头走,不要被人看见。杨